

朝花夕拾

“乌鹊南飞”“衡阳雁去无留意”“望断南飞雁”，自古以来，大自然的候鸟早就在天宇书写天书，让人类慢慢读懂，慢慢有能力践行。

南行逐暖

■ 刘放

看到有些朋友在微信空间晒自己一年来的收获，才猛然发现，大家都跨越2022年的门槛了。

我想我大约算是一个爱安静的人吧，起码不喜欢咋咋呼呼。虽然也于自己空间放一点东西示人，那也或是帮朋友转发，或是表示对知遇之恩的记载和感激，以表明咱懂冷暖、知厚薄。人家也许施恩不图报，但咱不能受恩置若罔闻。在这瞻前顾后之际，其实也应该略加盘点，即便妥善可陈，却也并非颗粒无收。

也许，此次南行，即算聊胜于无的过去一年之“光明的尾巴”？

我是小雪那天乘机降落三亚的，一出凤凰机场，立马脱掉羊毛衫、冲锋衣和棉毛裤，穿一条中裤和短袖T恤加入海棠湾的海边沙滩人流。家中读书郎在海口求学7年，我前后也数次达到海南，但都是在海口停驻，再未曾往南逾越半步。这次到了真正的天涯海角，那就得好好亲近这梦中的天地，好好一品这南海的暖昧。我对着碧海蓝天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分享给北方的亲友，这并不稀奇，几乎是所有初次到海边者的常规操作。我的操作方式可能略显个性：我将干毛巾在自来水冲湿捂额，两条裤腿往上一扯，就坐坐坐相、躺躺躺相地仰面倒在沙滩上，将热乎乎的白沙埋住两个膝

盖，从两膝盖堆垒的小山间拍照。海滩热沙温情好客，不但让我的老寒腿舒服，而且这种舒服还会上下蔓延，由外人内，舒服到周身的每一寸肌肤和骨骼。身边有蚕头燕尾隶书长横般的椰子树，也如我身体一般中段低两端翘，但它中段树身难入沙，惬意程度就主不如宾，原凉俺放肆蛮冒犯了！待额上的湿毛巾干了，才抱拳如拍视频环拍般向天向海向岸致谢，嘿嘿一笑而起身。

随后的日子里，三亚小住几日，便由南往北辐射，一一拜访，陵水、万宁、琼中、琼海、五指山、儋州……都留下了惊艳快慰的羁旅淡痕。我曾在西北河西走廊工作过四年多，接着在苏州工作30多年，利用公干的机会跑遍祖国的东南西北中，还去过海外，根据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判断，海南是我所到之处中冬天植被最茂盛之处，绿意最浓之处，不带“之一”。

天空也最瓦蓝之处，白云最舒展之处，空气最甘冽之处，同样也不带“之一”。夜晚室外漫步，抬头看一天空久违了的水灵灵星星，似乎是荷叶上滚动的亮晶晶水珠，完全回到了童年时代的乡间，瞬间被幸福的潮水所裹拥。乘坐大巴车在各县市穿行，沿途都是高大的海南树种，让整个高速公路都浸浸在树荫之中。树荫之外是热情的日照，树荫也带有莹莹绿意，让人感觉是在深海中潜

游。或者，自己就仿若融进绿宝石之中，成了一粒奇异的“琥珀”。

估计初到海南者，都辨析不清满目的树种。我就听到随车同行的陌生人说，原来椰子树并不都结果啊，路边高大笔直的椰子树就不结果，而同样笔直的小椰子树也不结果。其实他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这是独立存在的三种树。高大笔直的树叫王棕，外来者一眼看去很像椰子树，却是纯粹的风景树；另一种躯体笔直不过小一号的树是槟榔树，只结大枣般的槟榔果。只有如同成熟稻穗般弯腰的高大树种才叫椰子树，它的叶子像我们小时候玩过的自制四叉风车，又像年轻女子额前摩丝或发胶喷过的刘海，随风骄傲地摆动。关键是那颈项处的珠宝项链般的叶子，少只几颗，多则数十，让人心生赞叹。这树承受了南国阳光雨露，反哺亭亭玉立的风景之余，还奉献乳汁般的琼浆玉液，何等感恩情怀？而且，这个椰子壳可不仅仅只制造海南独有的椰胡，还有诞生过《江山无限》等多种经典独奏名曲，并在秦腔伴奏中处最重要地位的悠扬锐利、风靡整个大北方的板胡，都一律由椰子壳做琴筒。得知这一点，再听板胡演奏中的低徊凄婉或响遏行云，能不感受到大海中巨浪扑礁石和蔚蓝中舌尖苦涩的丰富？弯腰谦逊的椰子树！

同行者的对话还让我触景生哀怜。这位

仁兄异想天开，说海南四季如夏，树木都不落叶，那么将大陆秋冬落叶的树种移植到海南，估计秋冬也不会落叶了。他的同伴笑嘲吃饱了撑的，称这岂不是“黔驴技，好事者船载以人”吗？偏偏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似乎就是一株逢秋凋谢的落叶树，在行将退休之际，大意失健康，为赶写一部小书稿居然落下了严重的肩周炎，一年过去了仍然痊愈无望。我就是巴望温暖的海南，能否助一臂之力。

初到海南，绝对听不懂当地土著的方言，无须顾虑的是，所到之处充斥着许多东北口音。再一了解，我方得知有逾百万东北人在海南置业房产。他们的初衷也许只是想不再像惯常在东北火炕上猫冬的操作，南下为了避寒度假。等到东北寒冬过去了，他们再北上返回家园，享受凉爽的东北夏天。也是天厚冬季奇寒的东北同胞，让他们寒则思暖，逆当年为谋生而“闯关东”的方向和思路，一改谋生为提升生活质量，所拾的金元宝可能只是意外之财。这一回的幸运之神，最青睐东北同胞。

“乌鹊南飞”“衡阳雁去无留意”“望断南飞雁”，自古以来，大自然的候鸟早就在天宇书写天书，让人类慢慢读懂，慢慢有能力践行。

在元旦之夜，我品尝着新鲜椰子汁，敲打小文之际明显感觉到肩膀的僵硬减轻了不少。那么，小文晒到自己空间，可否与众多亲友分享到如今这南国的温暖呢？

诗情话意

纳木错的白牦牛

■ 何亮

晨晖洒向念青唐古拉了
纳木错的镜面映出金山了
白牦牛们就该上班了

腰系彩锦的藏家姑娘牵着
手摇转经筒的老阿爸拽着
抑或是
拖了鼻涕的小男孩
吆喝驱赶着
白牦牛们都不慌不忙
踱着成功男士的方步
一摇三晃走向湖边
颈下的铜铃叮铃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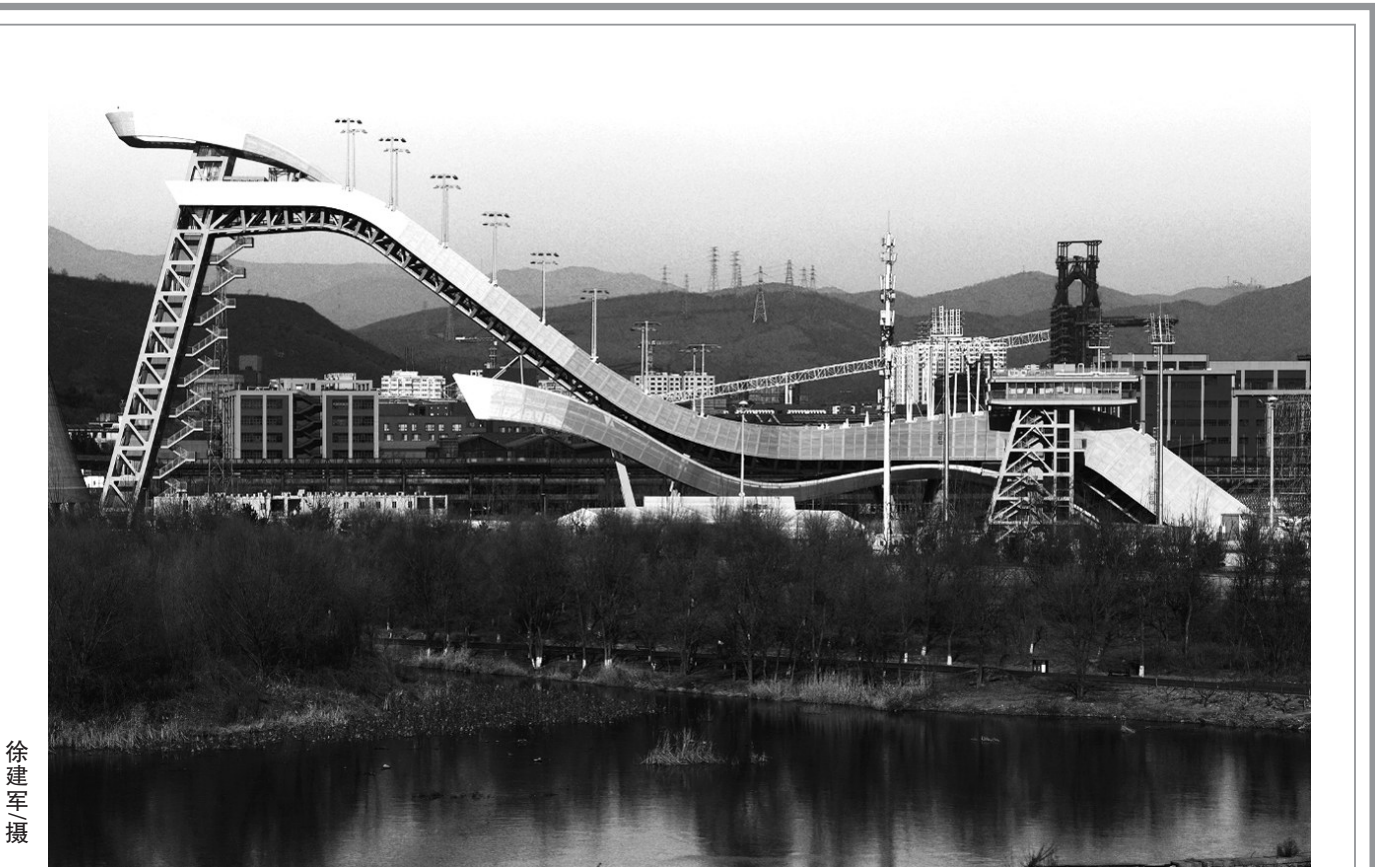
它们梳洗得溜光水滑
晨晖在白毛上染出金边
五彩图案的披毯
银光闪闪的脚蹼
涂了酥油的牛角两边
各挂一串红艳艳的绒球

白牦牛知道自己漂亮么
或者如此装饰的雄性牦牛
是否让小母牛们更加青睐
我不好猜
只看到打扮入时的牦牛
正招来更多合影的游客
尤其那衣着时尚
说话娇声的女孩
宁可多花十块
不吝排队等待
也要跨上
心仪的白牦牛
牛腿半入湖中
女孩双脚上收
不忘摆出个
骄傲的剪刀手

白牦牛就这样
陪摄一个游客
掠过漫长的岁月
也有时
它会成为某张照片的主角
或者被当做湖山的前景
登上一本杂志的封面
事实上
白牦牛已成为圣湖的符号
当然还不仅是纳木错

但白牦牛是不看杂志的
它的主人也未必会看
所以我不知道
它喜欢这样
在纳木错上班的生活呢
还是更愿意
在无人瞩目的山野
迎风立雪
啃些草根
自在地漫游

首钢滑雪大跳台



徐建军 摄

冬天,天地间,一片萧然。纷纷扬扬地落着雪,落尽了叶子的树木,疏枝朗干。在这幅清淡的水墨里,人心,也最宜简淡。在这样的冬天。一碗豆腐,想来真是绝好的搭配了。

■ 王小微

转眼就是冬天。

大雪,一场接一场。东北的冬天下雪,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可是今年,刚一进冬天,迎面就来了一场暴雪。

大雪纷纷扬扬,直下了一天一夜,把天地都下成了一个童话世界,也把人们下得猝不及防。雪后的第二天,再去菜市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蔬菜的价格,猛然间暴涨了许多倍!看着顾客懵懂的表情,店主也无奈:岂止买得贵,卖的更贵呢。大雪封山,城市的供给也按下了“缓速键”。大雪无言,然而,却无声地主宰着一切。

当然,暴雪很快过去,生活又恢复如常。可是那几天,看柜台里价格高昂的菜蔬,果真觉得气质高冷,青青绿绿,然而孤孤傲傲,几乎成了货架上的摆设。那些日子,时常见大爷大妈们出得菜场门来,手里都拎着一块豆腐。

人间多少菜,最终,还是豆腐最抚凡人心啊。

在冬天,我也常常会买来一块豆腐。一个人在家,一碗豆腐汤,就是一顿午餐了。

有时候,是韩式酱油。土豆、洋葱、西葫芦,如果再有几片牛肉,那就是人间美味。一小锅的清水煮着,依次放入这些食材和韩式大酱,快要熟的时候,放入几片嫩嫩的豆腐。

有时候,是日式的味噌汤。这更简单,只需泡好柔柔绿绿的裙带菜,然后,照例是一小锅的清水煮着。青的菜,白的豆腐,简单而美味。

有时候,是故乡的雪里蕻炖豆腐。坛子里抓上

一把雪里蕻,洗去盐分,再和豆腐一起清炖,也是滋味鲜美。

钟情于这一碗豆腐,是因为它简简单单,热气腾腾,颇符合一个人居家时的心境。

想起多年前,读研的日子,去一家报社实习,一个夜班连着一个夜班。那时候也是冬天。睡到日上三竿,就和同事们一起走出宿舍,在下一个夜班前,去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饭馆吃晚饭。店主夫妻两个,许是和他们熟络已久,亲热地招呼着。我也学着同事的样子,点了一碗饭,一碗白菜炖豆腐。那菜端上桌来,男店主搓着两手,一脸微笑。“尝尝我这白菜豆腐。”这一尝,真是素而不淡,甚觉有滋味。付了两元极便宜的饭钱,店主又是憨憨一笑。这一笑,竟然让人对这小店陡然生出了一种家的感觉。

一碗豆腐,能有多好吃呢?我们昏睡了大半个白天,想来一定是饿了。饥饿的时候,我们对一块豆腐,生出了由衷的赞美。

而小小饭馆,愿意以两元之资,尽心尽力地去做一碗白菜豆腐。这一小碗菜,几乎没有太多利润可言了,可是夫妻两个,依然使出浑身解数般,将这一碗菜做得家常而亲切。我想他们甘心情愿地如此用心,一定有一份细水长流的意思。想着创业之初,要将自家的小店开得长长久久,想着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小菜,也要尽力留住客人的心。

那一碗颇显清苦的豆腐,而今回想起来,仿佛还能咂摸出它的味道。深冬,黄昏,在外打拼的人总有几分凄凉之感,而那一碗带着暖暖笑意端至面前的家常豆腐,让人心里格外贴帖。母亲总是讲起一句老话:贵人吃贵物,穷人吃豆腐。想来真是一句老话,只能适用于久远的从前。而今,吃腻了鱼肉,隔三岔五,每家的饭桌上都会有一碗经过各种料理的豆腐了。

一块豆腐,绝不是常识意义上的珍馐佳肴。可是每每吃起来,心里总会变得分外安静,十分笃定

似的。这食材是多么轻松易得,而且,吃起来竟也毫不费力。既不用削皮,也不用清洗。摆在那里的一块豆腐,一副随你怎么处置的好脾气。它的确是好脾气,几乎任是什么食材,都能跟豆腐来一个临时搭配。

端上桌来,一碗冒着热气咕咕作响的豆腐,总是让人开心的。也渐渐理解了,豆腐做的汤,为什么广受家庭主妇的喜爱。一种如此易得的食材,一种仿佛可以和“万物”相搭的“配角”,永远“候”在那里。累了倦了,抬手只需要只这一块豆腐,就可以煲出美味的一碗汤。

这一碗汤菜端上来,细细品味,万千的滋味竟也在其中了。简简单单地吃着这一餐,心下,竟然十分的安静。

曾经,也去轰轰烈烈地狂吃自助餐。在缤纷的大餐厅里,手里拿着这个,眼里望着那个,几十道上百道煎炒烹炸焖炖炆,雪山一样蜜糖一样中式面点、西式糕点……明明已经吃得“盆满钵满”,眼前却还有着层层叠叠的杯盘碗盏啊。等到终于走出了餐厅,吃过的味道,仿佛全然忘记,说出汗颜,只剩下大腹便便,步履蹒跚。

所以,越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宁愿清粥一盪,青菜一碗。如果再有一块豆腐,那就可以变出各种美食花样了。要是在这样的冬天。一碗豆腐,想来便是绝好的搭配。

冬天,天地间,一片萧然。纷纷扬扬地落着雪,落尽了叶子的树木,疏枝朗干。在这幅清淡的水墨里,人心,也最宜简淡。这时候,给自己做上一碗豆腐餐。青的菜叶,白的豆腐,是冬日里的极简一餐,也是冬天里的极简美学。默默地,喝下每一口热热的汤,都是对心灵的无声慰藉。

我愿意,有许多个日常都是这么平淡且安逸。

我愿意,有更多的日子,以平静而谦卑的心灵,面对每一碗朴实无华而又暖人心肠的豆腐,甘之如饴,回味无穷。

真正的风景在寂寞深巷里,在古屋、古楼、古建筑墙角的灰尘里,在白发老人、稚子蒙童的笑容与笑声里。

■ 潘玉毅

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同我一般,最初了解湘西并不是因为某一次具体的旅行,而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边城》里的翠翠,健美、老船夫都是那么地淳朴善良,给人们以十分美好的印象和想象。于是,连带着湘西这个地方,连带着这个地方的人,都让读者心中充满了向往。

与季节的先到人眼眉,后入人心不同,湘西这个地方先到人的梦境,而后才到人的眼前。有着“小南京”之称的浦市古镇堪称湘西风物的典范,也是这种“游踪顺序”的典型。几乎可以这样说,到浦市古镇旅行,我们是对照着想象,找现实世界与梦中世界的落着。

一个人张着眼睛看世界和闭着眼睛看世界时尚且有许多不同,更不消说现实与梦境了。吊脚楼,青石板,绿瓦红墙慢生活,曾是我臆测的关于浦市古镇的全部,待到身临其境,却发现真假各半,不出意料外,不在意料中,总之“不尽然”。

我从未曾想过自己在浦市古镇竟能遇见一处荷塘,而且面积是那么地大,这荷塘便是浦市古镇的万荷园了。此园既以“万荷”为名,可见荷花之多(当然没有人会真的去数水里是否有一万朵荷花,反正看上去很多就是了)。如是夏日荷花盛开时,游人站在望荷台或者观荷亭中举目远眺,接天莲叶,映日红花,当有不错的景致。可惜我去得迟,溽暑褪尽,秋凉已生,只来得及欣赏残荷了。但残荷也很美,李义山有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光是这样一种意境,足可让人流连忘返。更何况,荷花虽然开落了,叶子虽然凋零了,但密密麻麻的枯枝残叶如同画师信手挥洒的几笔曲线,自带一种苍凉意味,将附近黑瓦白墙的房子衬得越发好看了。

每个有历史的地方历经沧桑之后都会形成各自有代表性的建筑和院落,山西有乔家大院,而浦市古镇则首推吉家大院和周家大院。人说吉家大院当年的建造者为浦市古镇十二富商之首,因早年从山西太原迁徙而来,其建筑风格亦有山西民居的特色,此举或可以“富贵不忘本”解读之。只是现如今,昔日吉家人的后花园早已成了居住者的菜园子。院中的空地被人开垦成了菜畦,将就着种些小青菜,绿油油的模样,乍眼望去,倒也显得别有趣意。如果说吉家大院因为那些菜蔬的关系得了自然之利,那么周家大院因为李家书院的缘故,沾了不少书卷气。它的存在兴许是为了告诉后人,浦市古镇曾经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将来或许要因书香而传世。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

最能表达古镇意境的意象当然非街巷莫属,它们或横或纵,连着古镇的尽头和起点。低低矮矮的房子,斑斑驳驳的影子,看那巷子两边的店面房上木头的成色,很是有些年头了,秋风吹过,着实有几分萧条肃杀之意。好在家家屋门前都悬挂有灯笼,抵消了冷意,只显古镇的古意和静幽。人行走于其间,依稀可以寻得旧时的味道。

一张画,留白有时比满纸实物表达效果更好,因为空白能够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古镇里,那些码头、钱庄、镖局仍在,但是跑船的和走镖的人已经没有了,历史浓缩在有数的几个景点上,供我们这些后来者生发联想。关着门的镖局、钱庄,在想象的世界里,都是开着张的,在想象的世界里,我们也不是外乡人,而是古镇的一员。

这样的浦市古镇,早已与人们记忆中的不同,更不要说与我们起初想的一样了。套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旅行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若是跟着旅行团的导游马不停蹄地走,免不了要落“上车睡觉,到了景点拍照,回去什么也不知道”的俗套,若是只把目光停留在几个“知名景点”上,到头来无非就是看个热闹,很难有深刻的领悟。因为真正的风景在寂寞深巷里,在古屋、古楼、古建筑墙角的灰尘里,在白发老人、稚子蒙童的笑容与笑声里。

沈从文先生曾自称“乡下人”,虽有自谦之意,却也是因为这片乡下的土地给了他文艺清新、自然纯真的体验,给了他如梦般的情怀,是以才会念念不忘。

从浦市古镇浪游回来,我从书架中翻出沈从文先生的旧作,读他写的《泸溪·浦市·箱子岩》,内心里有如许两股滋味:一者,作家的文字比我们信步闲游所得的感受要真切;二者,瞳孔观物比纸上文字要有意思得多。怪不得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更要读万卷书。恍然间,肉眼里的成像竟与作者的描述交织在一起,成了另一种似真非真的想象。仿佛庄周梦蝶,未知是想象带着我旅行又或是旅行途中增了许多现象。

心灵舒坊

跟着想象去旅行